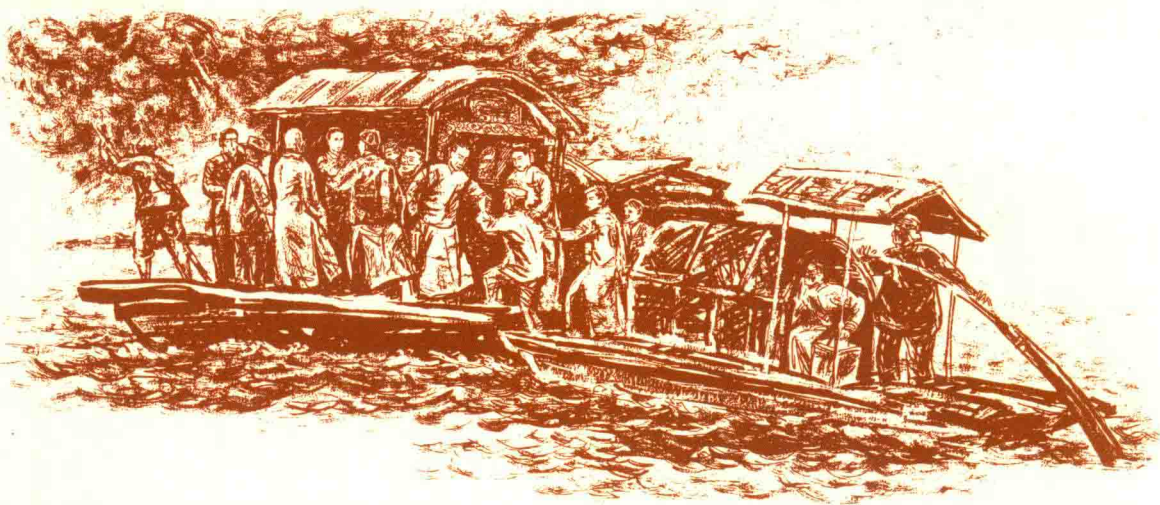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初心与抉择

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

北京日报《纪事》采写组◎编著

读懂优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抉择
探寻百年中国跌宕前行的动力与源泉



人民出版社

初心与抉择

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

北京日报《纪事》采写组◎编著



人民出版社

策划编辑：刘智宏

责任编辑：刘智宏 苏向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初心与抉择：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 / 北京日报《纪事》采写组编著. —
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8.10

ISBN 978-7-01-019762-3

I. ①初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中国共产党—党员—学习参考资料 IV. ① I25 ② D261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7244 号

初心与抉择——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

CHUXIN YU JUEZE——ZHUANZHE GUANTOU DE ZHONGGUO

GONGCHANDANGREN

北京日报《纪事》采写组 编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环球东方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15

字数：20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9762-3 定价：49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(010) 65250042

作者简介

北京日报《纪事》采写组是《北京日报》为《纪事》栏目于2007年成立的专业采编团队。十多年来，《纪事》栏目已成为《北京日报》的精品栏目，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且极具可读性的主题作品，编著出版了《寻找英雄：重温一种伟大精神》《共和国震撼镜头：看得见的历史》《星火征程》《旧京图说》《纪事》等图书。

内容简介

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。这种选择，又何尝不是缘于一代代优秀共产党员共同的初心和抉择？

当中华大地支离破碎、暮霭沉沉，共产党人选择走上一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荆棘长路，南湖一叶红船，燃起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星光；当革命屡遭挫折、深陷危机，共产党人勇往奋进以赴之，殚精竭力以成之，断头流血以从之；当队伍面临分裂、前途未卜，共产党人顶住压力、纠正错误，担当起维护团结大局的“定海神针”；当革命胜利“论功排位”，共产党人屡次推辞、谦虚退让，因为投身革命绝不是为了升高官、享厚禄……

生死、进退、去留、荣辱……越是抉择关头，越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。谨以此书向革命先贤们致敬，并激励共产党人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砥砺前行。

责任编辑：刘智宏 苏向平

书籍设计：阳光盛嘉



蒋宏工作室

序

抉择关头见初心

京 平

人的一生有很多抉择，一个政党、一个国家同样如此。不同的抉择，决定了不同的人生轨迹，也书写着不一样的大历史。

97年风雨兼程，中国共产党，这支最初不足60人的队伍，创造了“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”。我们常说，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。而这种选择，又何尝不是缘于一代代共产党人共同的人生抉择。

当中华大地支离破碎、暮霭沉沉，是这样一批人，选择走上一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荆棘长路，南湖一叶红船，燃起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星光；当革命屡遭挫折、深陷危机，是这样一批人，勇往奋进以赴之，殚精竭力以成之，断头流血以从之，义无反顾，宁死不屈；当队伍面临分裂、前途未卜，是这样一批人，顶住压力、纠正错误，担当起维护团结大局的“定海神针”；当革命胜利“论功排位”，是这样一批人，屡次推辞、谦虚退让，因为投身革命是“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”，绝不是升高官、享厚禄……

生死、进退、去留、荣辱……越是抉择关头，越考验着共产党

人的初心。岁月荏苒，大浪淘沙，对人民的忠诚、对家国的担当、对理想的激情，最终绘就了优秀共产党员的信仰底色，沉淀为蕴藏于血脉深处的精神力量。历经千难万险初心不改、历经千锤百炼其志更坚，这样一支“纯粹、精锐”的队伍，“打不垮、冲不散”，当然会为历史和人民所信任、所选择，才能带领这个历经磨难的大国从“漏舟之中”的危局站起来、从“一穷二白”的困境富起来、从被“开除球籍”的边缘强起来。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也是最好的见证者。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抉择，就能明白百年中国跌宕起伏的征程中，那无数令人惊叹的奇迹源于何种无坚不摧的力量。“有了共同的理想，也就有了铁的纪律。无论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。”^①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抉择反复证明，理想信念是否坚定，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党能够走多远。信仰殿堂不灭的灯火，正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秘诀，也是我们赓续光荣、走向未来的精神财富。

今天，神州大地早已换了人间，崭新篇章已然开启。百尺竿头更思进，中流击水须奋楫，中国共产党人的“赶考”远未结束。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，少了围追堵截，没有枪林弹雨，但前方依然会有雪山沼泽、险滩暗礁，考验和抉择无处不在。面对重重风险和挑战，这一代共产党人将作出怎样的抉择？理想信念会不会失去底色，初心和使命能不能始终坚定？时代叩问发人深省。行程万里，不忘初心。回望历史并从中汲取奋斗力量，让红色基因传承不息，我们才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，跨越新时代的“雪山”“草地”。

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，97岁的中国共产党恰是风华正茂。

^①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44页。

在新时代奋勇前行，不能忘记来时之路，更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在全党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之际，本报特别推出“抉择关头”系列报道，让我们一同致敬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，体悟初心与使命的千钧重量，让岁月沉淀的精神力量，激励我们继续奋斗。

目 录

一·风雨南湖，那一船人 001

到上海去 / 002

“南陈北李” / 005

马林和“二李” / 008

北大暑期旅行团 / 011

开幕 / 014

转场南湖 / 017

大浪淘沙 / 020

二·分道 1927，血泊奋起 024

中国革命的“苦力” / 025

“湖南当推第一” / 030

血流成河 / 034

“我不能走” / 038

决裂 / 042

南昌惊雷 / 045



三·孤军歧路，挺立英雄 049

“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” / 050

“我要卷土重来” / 053

“我要坚持到底” / 056

“要革命的跟我走！” / 061

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 / 066

铁流上井冈 / 069

四·雾锁井冈，风展红旗 071

迷途向导 / 072

“党外人士” / 076

八月失败 / 079

“我军最困苦的时候” / 082

最有荣誉之战 / 086

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 / 088

五·丛莽斧钺，验我坚贞 094

“虽死不辞” / 095

“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” / 098

“革命不是为着发财” / 102

“此地甚好” / 105

《可爱的中国》 / 110

“人间遍种自由花” / 113

六·挽澜遵义，霁月光风 117

“抬轿子”行军 / 118

“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” / 121

担架上的谋略 / 125

“冷板凳” / 127

“橘林谈话” / 129

政治局扩大会议 / 132

“老毛行” / 135

新“三人团” / 137

七·至暗时刻，苦心护党 140

最高礼遇 / 141

“叫花子与龙王比宝” / 144

苦心让位 / 147

“吕端大事不糊涂” / 150

“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” / 152

另立中央 / 155

三军会师 / 158

八·白山黑水，雪冷血热 163

“大老杨”及其前后任 / 164

“我还是要革命的” / 167

勇士与汉奸 / 171

西征 / 174

“不必多说，开枪吧” / 177

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” / 180

洪流 / 184

九·铁窗劲节，生死不磨 186

“此人可靠” / 187

毒刑是太小的考验 / 190

多重身份的“伪装者” / 193

“我们死而无愧” / 196

狱中《挺进报》 / 199

“最后的报告” / 203

十·将帅让衔，初心皎皎 208

授衔中南海 / 209

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 / 212

“我不当那个大元帅！” / 216

三帅请让 / 218

“三让将军” / 222

“大树将军” / 225

“农民将军” / 228



风雨南湖，那一船人

1921年，共和已近十年，但中华大地仍暮霭沉沉，不见前路。

中国将往何处去？怎样才能救中国？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路在何方。那时，各种新思潮、新思想让人应接不暇。三民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马克思主义、地方自治……乱花渐欲迷人眼。

1921年7月23日，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（今兴业路76号）来了13位客人。他们是中国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，是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。

几天后，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中，一个全国仅有五十多名党员的政党诞生了。那时，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想到，28年后，这个年轻的政党，会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通往胜利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。中共“一大”的13名代表中，有的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，有的面对困难悲观失望自动脱党，有的卖国求荣沦为汉奸，还有的被自己的野心吞噬成为可耻的叛徒。最终，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泽东、董必武两人。



▲建党红船（插图 / 傅堃）

■ 到上海去

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，长沙。黑云压城，一场大雨将至。

毛泽东和何叔衡突然向好友谢觉哉辞行，他们马上要到上海去，至于去做什么，两人只字未提。毛何两人谢绝了谢觉哉送他们上船的好意，匆匆起程。后来谢觉哉才知道，他们是要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。

这已经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去上海了。一年之前，他从北京返回长沙途中，路过上海拜访了陈独秀。

1918年夏天，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，经老师杨昌济的介绍，在北大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馆员。那时的毛泽东，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，有着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豪情壮志，却也像很多热血青年一样，在迷茫中寻找着前路。多年后，他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说，那时他的头脑中是自由主义、民主改良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。

在北大图书馆的日子里，毛泽东认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风云

人物。虽然他曾抱怨“他们都是些大忙人，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”，但也坦言那一时期在李大钊、陈独秀的影响下，他的思想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。

1920年5月，毛泽东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的途中，又专程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。这是两人的第三次会面。当时，毛泽东正处于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。他曾给好友写信说，那时“好多人讲改造，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。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？用什么方法达到，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？这些问题，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。”年轻的毛泽东感觉，自己像“睡在鼓里”一样。

与陈独秀的会面，令毛泽东茅塞顿开。1937年，已经率领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对埃德加·斯诺说，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，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到1920年夏天，他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。

回到湖南后，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建议下，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。小组成员最初只有六人，后来也不过十人。

1945年4月，毛泽东在中共“七大”上回忆说：“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，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。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，现在还是根据地，还没有到全国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也是很小的小组。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，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。我说我没有介绍人。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，知道的事也并不多……”^①

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人物，除毛泽东外还有与他一同赴沪

^① 毛泽东：《“七大”工作方针》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7页。

参加“一大”的何叔衡。

何叔衡在清末曾考中过秀才。可是，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，他深感“子曰诗云”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，要想救中国，还得学习新文化、新思想。

当何叔衡考入长沙第一师范、与毛泽东成为同学时，已经是个将近40岁的中年人了。由于他留着一撮八字胡，同学们都戏称他为“何胡子”。“何胡子”虽然比同学大了十几岁，但是追求新思想、探寻救国路的热情丝毫不输于年轻人。

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，何叔衡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助手。毛泽东不在长沙时，小组的日常事务都是他负责。毛泽东对何叔衡的感情也特别亲厚，他曾说：“何胡子是一条牛，是一堆感情。”

1921年6月初，毛泽东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。信中说，共产国际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。他们建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开大会，宣告党的成立。

看罢信，毛泽东非常兴奋。几个月前，他曾收到同学蔡和森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信。蔡和森在信中激情澎湃地写道：

“我以为先要组织党——共产党。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，宣传者，先锋队，作战部，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，须先组织他，然后工团，合作社，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……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……”^①

如今，蔡和森被公认为是最早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。

国内革命形势发展之快，大概是远在法国的蔡和森所没有想到

^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：《“一大”前后——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》一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30页。

的。仅仅几个月后，他对好友发出的预言，竟然成了现实——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就要召开了。

■ “南陈北李”

1956年春节，70岁高龄的董必武参观了重新发现不久的中共“一大”会址。当年，会议在法租界中秘密进行，代表们匆匆而来、匆匆而去，中间又经过几十年残酷的革命斗争，幸存的“一大”代表甚至都不记得开会地点的确切位置。最后，还是在周佛海妻子杨淑慧的帮助下才找到。

故地重游，董必武感慨万千。当年的会场还在，可与会代表却已经凋零过半。他提起笔挥毫题词：“作始也简，将毕也钜。”这句话出自《庄子》，意思是有一些事开始看起来简单不起眼，后来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。用它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再贴切不过。

中共“一大”召开时，无论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没想到，它竟然会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。就连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——李大钊和陈独秀也遗憾缺席了。

1920年2月，上了警方黑名单的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。到上海后，他住进环龙路渔阳里（今南昌路100弄，俗称老渔阳里）2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。不久，李汉俊、李达、邵力子、沈玄庐、陈望道等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批知识分子，就被吸引到这里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。

与此同时，李大钊也在北大图书馆创立了“亢慕义斋”。不知内情的人，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费解，其实它就是“Communism”（共产主义）的音译，“亢慕义斋”也就是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。

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只有三名成员，除了李大钊，另外两